



梅森探案

跛脚金丝雀 看门人的猫

[美]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著

群众出版社



[美]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 著

跛脚金丝雀 看门人的猫

张荣建 / 译

刘占勋 / 译



梅森探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跛脚金丝雀；看门人的猫/[美]加德纳 (Gardner, E.S.) 著；
刘占勋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4

(梅森探案/鲁玉容主编)

ISBN 7-5014-2433-0

I. ①跛…②看… II. ①加…②刘…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4185 号

跛脚金丝雀 看门人的猫

著者：[美]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译者：张荣健 刘占勋

责任编辑：连玉泉

封面设计：章雪

责任印制：连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100078

印刷：北京市联华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

字数：306 千字

印张：13.375

版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014-2433-0/I·1013

印数：0001-6000 册

定价：24.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内 容 简 介

《跛脚金丝雀》

丽达·斯韦恩提着金丝雀鸟笼走进梅森律师事务所,恳求梅森做她姐姐的离婚诉讼律师。刑事律师梅森本想拒绝,但一个事实却改变了他的初衷:笼中之鸟是跛脚的!他决定接下这个案子,并认定此案绝不是一件简单的离婚案。果然,几个小时之后,警方在丽达姐姐家中发现了男主人的尸体,他是身中三弹而亡。丽达被当做嫌疑人遭拘捕。梅森从跛脚金丝雀入手,反复调查、推理、法庭辩护,最后终于使自己的委托人丽达解脱了困境,同时也找出了真凶。

《看门人的猫》

在他的遗嘱里,彼得·拉克斯特尔为他忠诚的看门人晚年的生计提供了一份保障。但是,拉克斯特尔的孙子萨姆却认为那并不包括看门人的猫——他要那只猫从他的宅院里消失,无论用何种办法……甚至是毒死它。当佩里·梅森接手案子后,他发现不仅仅是那只老

人的猫。确切地说,那涉及到一百多万美元。

当佩里·梅森调查这个富有的拉克斯特尔家族时,他发现,伴随遗嘱的常常是贪婪,背叛……甚至谋杀。但究竟是谁策划了一系列周密的犯罪活动?那两个继承遗产的孙子?被剥夺继承权的孙女?还是那位陷入爱河的私人护士?而佩里·梅森惊人的好奇心给他带来了什么——是死亡吗?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0 - 0202

Erle Stanley Gardner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The Case of the Lame Canary

跛脚金丝雀

The Case of the Lame Canary by Erle Stanley Gardner

Copyright the author's Estate © Bethel Gardner & Grace Naso, 1937

Copyright licensed by Thayer Hobson & Company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New York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0 - 0201

Erle Stanley Gardner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The Case of the Caretaker's Cat

看门人的猫

The Case of the Caretaker's Cat by Erle Stanley Gardner

Copyright the author's Estate © Bethel Gardner & Grace Naso, 1935

Copyright licensed by Thayer Hobson & Company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New York



张荣健

译

跛脚金丝雀



第一章

任何从事性格学研究的学者都会同意，出类拔萃的人总是与其所属类别相悖。最杰出的侦探显得像平庸的小职员，最善于冒险的赌客就像慈善的银行家。佩里·梅森的外表无论如何也难以让人相信，他那足智多谋的思维、致密无失的策略和履险如夷的精神，使他成为这个城市最令人敬畏的出庭律师。

此刻，他正安详地坐在办公室里，注视着他面前皮沙发里坐着的年轻女人，她把一架金丝雀鸟笼放在膝盖上。他从容的目光中没有出庭诘问时的锐利，相反，是充满了耐心和同情。他粗犷的容貌仿佛是用花岗石雕刻而永恒地凝固了。

“这只金丝雀，”他说，平静的声音中带着强调，表现出没有答案绝不善罢甘休的劲头，“它的腿是残的。”

年轻女人把鸟笼从膝盖移到地板上，好像是不愿让律师看得太仔细。“不，没有，它是有点害怕。”

梅森打量着她青春勃发的身躯，双腿细长，鞋袜整洁，带着手套的双手十指纤纤。“就是说，”他说，“你急匆匆打破门来找我是因为有一桩很紧要的事？”

她头一偏，颇为傲气地说：“我的事很重要，不能再耽误了，我本人也不能再耽误了。”

“我懂了，”律师若有所思地说，“你缺乏耐心这一美德。”



“我可没听说，”她说，“耐心还是美德。”

“你不会听说的。你叫什么名字？”

“丽达·斯韦恩。”

“你的年龄，斯韦恩小姐？”

“二十七岁。”

“你的住址？”

“栗树街一三八八号。”她回答，用眼角瞟了一眼德拉·斯特里特，她正在飞快地做着速记。

“你说好了。”梅森说，“你别担心斯特里特小姐，她是我的秘书。你是住在公寓房？”

“是的，四〇八号公寓。”

“有电话？”

“我自己没有，要通过总机。”

“你找我有事？”

她低下头，犹豫起来。

“与金丝雀有关？”梅森问。

“不，”她马上回答，“与金丝雀无关。”

“你是否总是带着金丝雀到处走？”

她忐忑不安地扑哧一声笑了。“当然不是。我不懂你为什么总是提到金丝雀。”

“因为，”他告诫她说，“很少有当事人带着金丝雀到我的办公室来。”

她想开口说点什么，但马上又闭口了。梅森意味深长地看了看表，她立即就说：“我想要你帮帮我姐姐罗丝。”她说，“她的全名是罗莎琳德。六个月前，她嫁给了沃尔特·普雷斯科特。他是保险理算人，完全是为了钱才娶的她。他不择手段地把我姐姐的钱都弄到了手，现在……现在他就开始找罗丝的碴儿了。”



“什么碴儿？”见她又有点支吾其词，梅森赶快问道。

“都是为了吉米。”

“吉米是谁？”

“吉米·德利斯科尔。我姐姐嫁给沃尔特以前的男朋友。”

“德利斯科尔还爱着她？”梅森问道。

她坚定地摇摇头说：“不，他现在爱着我。”

“那你姐姐的丈夫……”

“都是因为吉米给她写了一封信，是以朋友身份写的信。”

“写的是什麼内容？”

“是罗莎琳德先写给吉米的。她告诉吉米她很不幸福，吉米才作为朋友给她回了信，建议她与沃尔特离婚。他告诫罗丝说，沃尔特是为了钱才娶的她，这种婚姻就像是商业投资，有风险才能有收益。”她又忐忑不安地笑着说，“吉米是干纪人行当的，在罗莎琳德结婚前替她做投资代理。她明白这番话指的是什麼。”

“罗莎琳德结婚后就不再替她作投资代理了？”

“不做了。”

“沃尔特·普雷斯科特发现了德利斯科尔写的信？”

“是的。”

此刻梅森显然有些感兴趣了。“还有，”穿着银灰色套装的年轻女人接着说，“我想罗丝肯定不知道吉米对我的感情。你知道，我们从未提到过他的名字。不过我自己有钱，在罗丝结婚后，吉米继续替我做投资代理，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

“你姐姐全蒙在鼓里？”

“不…… 不对，我想不会。”

“普雷斯科特看了信要怎么样？”

“他要上法庭与罗丝离婚，说她与旧情人藕断丝连。还说要



起诉吉米,说他在信中诬陷说他是为了钱才娶的她,还挑动她与沃尔特离婚。”

梅森摇摇头。“我不接离婚案。”

“噢,不,你一定得接。我还没有给你讲完。”

梅森看了德拉·斯特里特一眼,做了个滑稽的表情说:“那好,你把一切都告诉我们。”

“沃尔特从罗丝那儿拿走了一万两千美元。他说是要投资到他的生意里,吹嘘说她的回报不低于百分之十,钱会不断增值。现在他却发誓说他没有动罗丝一分钱。”

“她有给他钱的证据吗?”

“我想可能没有。你知道这种事都是这样。妻子怎么好开口向丈夫要收据。罗莎琳德有些债券,她让沃尔特卖掉用来投资。沃尔特也承认替罗莎琳德卖掉过债券,但又说钱都给了她了。沃尔特的合伙人是乔治·雷,他们在多兰大厦开了‘普雷斯科特·雷保险理算公司’,他说沃尔特如果给他们的公司投了资,那可真是荒谬透顶。他说他们一直在从公司提取资金投资而不是投入资金。你现在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吧?沃尔特把钱弄到手了。他现在若找到罗丝的岔子,他就能把钱独吞。”

“好了,”梅森对她说,“我认为你最好还是去找专门接这种家庭纠纷案子的律师……”

“不,不。我们就要你。你知道……今天,今天早上又出事了。”

梅森笑着对她说:“你听我说,年轻人,我对离婚案没有兴趣。我只接刑事案子。我喜欢侦探传奇故事。我对你姐姐深表同情,但我不能接她的案子。这城里有数以百计的能干律师愿意接这个案子。”

年轻女人的嘴唇颤抖起来。“我希……希……希望你至少



把我的话听……听……听完。”她把眼泪眨了回去。不过，她也意识到成功的希望很小，她把右手的中指缠绕在鸟笼的铁链中，时刻准备从皮沙发里起身离开。

梅森说：“等等。我对金丝雀倒有点兴趣。像这类有些古怪的事总会令我心动。请告诉我，你为什么把金丝雀带到我的办公室来？”

“我也正要对你说……说……说呀。我正慢慢对你讲……讲……讲。”

“那就讲吧，”梅森说，“说不定我就会忘了。不然我会浪费一下午推测这事，非要找到合理的解释不可。”

“是这样的，”她说，“我今天早上在罗莎琳德家里用指甲刀给金丝雀修脚趾。关在笼里的金丝雀必须经常修脚趾。正在那时，吉米来了，说他爱我，把我搂在他怀里，金丝雀就飞走了。突然，两辆车在家门外撞在一起，车祸中有个人受伤了。我抬头从窗户一望，斯露普夫人正从对面她家里在窥视着我们。吉米跑了出去救人，被警官记下了他的名字和执照号码，要他在审理车祸时出庭作证。沃尔特一定会说吉米未经同……同意闯进他……他家，这……这，该死的！我讨厌在别人面前哭，是你让我又要哭……哭了。”

她从提包里抽出喷香的丝手绢，飞快地擦去夺眶而出的泪水。

梅森靠在椅背上，满意地长叹了口气。“一桩车祸，一个爱情故事，一只受伤的金丝雀，还有斯露普夫人。真是太巧了。好像我是该接你姐姐的案子了。不管怎样，我还是得先听完你说的。别哭了，给我讲讲斯露普夫人。”

丽达·斯韦恩抽了抽鼻子，竭力作出笑脸。“我也不想哭。通常我自己能承受痛苦。别以为我是在做给你看。梅森先生，



我可不会那一套。”

他点点头。“斯露普夫人是谁？”

“我们叫她是斯露普夫人，因为她总是好关闲事。她的名字其实是斯特拉·安德森，是个寡妇，就住在隔壁。她就爱无孔不入地打探掺和别人的事。”

“吉米说他爱你？”

“是的。”

“是在罗莎琳德的房屋里？”

“对。”

“吉米怎么会到那儿去说他爱你？罗莎琳德呢？上哪儿去了？”

“是这样的。”她擦去最后一滴泪水，“沃尔特发现了吉米的信后暴跳如雷，他跑去找他的律师了。罗丝担心他会干出可怕的事来。他曾经威胁要杀她，罗丝相信他做得出来。她想尽快离开，就离开了房屋不敢回家了。”

“那是什么时候？”

“我也不清楚准确的时间。是今天上午早一点的时候。我估计是九点到十点左右。就这样，后来在十一点过一点儿，罗丝给我来了电话，告诉了我所发生的一切，要我到她家里去，帮她收拾衣柜的衣服和她卧室壁橱的行李箱。你知道，她家是在阿尔萨斯大街一三九六号，是沃尔特在他们结婚前买的，与我的住所仅隔几条街。”

“你有她家的钥匙？”梅森问。

她摇了摇头。

“那你是怎样进去的？”

“是这样的，”她说，“罗丝离开的时候门没有锁。沃尔特说要杀她，她给吓坏了。”



“金丝雀呢？”

“是她的。她喂了几年了。她叫我替她照料。沃尔特也许会出于报复杀死它的。他就是那种卑鄙的人。他回来发现她不见了，一定会怒不可遏。”

梅森说：“对不起，我得请你出去了。也许稍后我会再想想，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一个担惊受怕的年轻女性提着金丝雀鸟笼走街串巷到我办公室来。可以了，你把一个十分完美的惊险故事倾倒在了一个最不起眼的场所。”

她眼里露出怨恨。

“真对不起，梅森先生，让你厌烦了。”她气鼓鼓地说，“看来我姐姐的幸福还比不上你的娱乐消遣。”

梅森微笑着。“别误会我了，”他摇头解释说，“我会听完的。这是我的好奇心要付出的代价。接着讲下去，把你的话讲完。”

“你是说愿意接受她的案子了？”

梅森点点头。

她脸上露出欣慰。“你太好了。”

“不，别这样说。”梅森有些疲惫了。“我是对那只金丝雀感兴趣。作为你的律师，这是我探究你私人事务的惟一合法理由。我既然做出了决定，就要负责到底。我愿不愿意接一桩不合口味的案子当然与你无关。好吧，吉米·德利斯科尔说了他爱你，对吧？”

她点头同意。

“他以前对你说过没有？”梅森问道，双眼直直地看着她。

“没有，”她说，“从来没有。”她低下眼睛看着鸟笼中的金丝雀。

“但你当然是知道的。”梅森继续问。

“不是很清楚。”她小声说，“我知道我是爱他的，也希望他爱



我。不过还是来得挺突然的。”

“那么，”梅森问道，“吉米·德利斯科尔又怎么会到罗莎琳德家里来的？”

她抬头看着他。“他先去的我家里。公寓值班的人与吉米很熟悉，吉米曾让他发了一点儿小财。因此，他告诉吉米说，我姐姐给我来了电话，她很着急，说我就很快急匆匆地出去了。”

“他偷听了你们的电话？”梅森问道。

“没有。我想没有。他熟悉罗丝的声音，知道是她来的电话。我走的时候又告诉了他我去哪儿了。”

“吉米就找到罗莎琳德家里来了？”

“对，你知道，离我的住所就几条街那么远。”

“在那儿找到你了？”

“对。”

“你告诉他罗丝走了？”

“是的。”

“后来呢？”

她又垂下双眼，不愿与律师相视。

“是这样，”她说，“我们先聊了一会儿天。我正在给手中的金丝雀修剪脚趾甲。接着，我感到吉米的手臂挽住了我。他说他爱我，我就把金丝雀放了，倒在他怀里。后来，我正在捉鸟的时候，房外突然响起汽车相撞的声音。当然，我们就赶快到客厅窗户往外看。我们本来是在日光浴室的。我们看见一辆面包车和一辆轿车相撞了。当然，轿车损害得要严重得多，驾驶员也受了伤。吉米忙跑去帮助把驾驶员从车里弄出来。面包车驾驶员说等救护车恐怕要误事，他把伤员送到医院去。吉米就和他把伤员抬上车了。”

“然后吉米又回来了？”



她点点头。

“接下来呢？”

“后来，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天，我就想他应该走了。因为沃尔特要找麻烦的，最好还是别让人知道吉米来过这屋里。我估计警方会要他在车祸审理中作证的。你知道，他的车是停在街边的，也许面包车驾驶员回来后会把吉米也牵扯进去。吉米用手臂把我抱在怀里时，被斯露普夫人偷看见了。”

“吉米就这样走了？”

“对。但出事时斯露普夫人一定给警察局打了电话，因为吉米一走出去，乘警车赶来的警察就把他叫住了。他们询问了事故的过程，还记下了吉米的名字和住址。他们要看他的驾照，他只得留下自己的真实名字。”

“那是什么时候？”

“大约两到三小时前。我想车祸是在正午时发生的。”

“罗莎琳德是什么时候给你来的电话？”

“大约是十到十一点，我想。我也记不清楚确切的时间了。”

“这样吧，”梅森说，“如果你要我接下你姐姐的离婚案子，你最好叫她来和我谈谈。”

丽达·斯韦恩点头表示同意，斜靠在椅子扶手上飞快地说：“行，没问题，梅森先生。我会通知她的。不过，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应该安排一下，不让沃尔特知道吉米来过？你知道，罗莎琳德是今天早上走的，沃尔特会制造假象，让人以为吉米与她的出走有关。”

“但吉米爱的是你嘛。”梅森说。

她点点头。

“既然如此，”梅森说，“为什么不公开宣布这事？为什么不公开你们的相恋？”